

国际著名畅销书

美国三届总统里根、布什、克林顿热情赞扬
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已达172周



The Lost Boy

一本让千百万人重获生活信心的书

[美]戴夫·佩尔泽 著
路文彬 译

迷失的男孩

Naturing 03

Naturing 03



迷失的男孩

[美]戴夫·佩尔泽 著
路文彬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3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失的男孩 / [美] 佩尔泽著; 路文彬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1

(新经典文库)

ISBN 7-5442-2318-3

I. 迷… II. ①佩… ②路… III. 自传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79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2-139

THE LOST BOY

Copyright © 2000 by Dave Pelz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Nan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南海出版公司)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ALTH COMMUNICATIONS,

Deerfield Beach, FL,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MISHI DE NANHAI

迷失的男孩

作 者	[美] 戴夫·佩尔泽
译 者	路文彬
责任编辑	陈明俊 陈云梅
策划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封面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75 千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2318-3/I·478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曾营救过我的老师和学校员工

斯蒂文·齐格勒

雅典纳·康斯坦

乔伊斯·伍德渥斯

詹尼丝·乌兹

蓓蒂·霍威尔

彼得·汉森

托玛斯·爱迪生小学的校医和达里城的警官

献给社会服务机构的天使

帕米拉·戈尔德小姐

献给我的养父养母

马丽阿姨

鲁迪和丽莲·卡坦兹夫妇

迈克尔和乔娜·努尔斯夫妇

乔迪和维拉·琼斯夫妇

约翰和琳达·沃尔什夫妇

献给那些曾给予我坚定而和善的指引的

戈尔德·哈钦森

卡尔·米古尔
艾斯泰勒·奥瑞恩
丹尼斯·泰普雷

献给我的良师和益友
戴维·豪沃德
保罗·布拉泽尔
威廉·D·布拉泽尔
桑迪·马什
迈克尔·A·马什

纪念帕米拉·艾比
她为拯救佛罗里达的儿童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献给我的父母，他们一直理解着我
哈洛德和爱丽丝·特恩堡夫妇

最后，献给我的儿子斯蒂芬
他为我付出的无条件的爱，使我一往无前
我用我的全身心在爱着他

祝福你们所有的人，因为你们
“为拯救一个孩子结成了一个团体”

目 录

作者按语	(7)
第一章 出逃	(9)
第二章 天使	(39)
第三章 判决	(63)
第四章 新生	(79)
第五章 漂离	(107)
第六章 抗拒	(143)
第七章 母爱	(179)
第八章 疏远	(205)
第九章 归来	(239)
第十章 挣脱	(265)
尾声	(281)
附录一：关于收养家庭的一些看法	(287)
附录二：关于本书作者	(309)
译后记： 聆听孩子	路文彬 (311)

作者按语

为了保护他人的自尊和隐私,本书中的部分人名有所改动。

与这部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一样,第二部《迷失的男孩》的描述语言也取用了一个孩子的视点,其语调及词汇都反映了这个孩子于特定时候的年龄和智力。

《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讲述的是这个孩子4至12岁的生活经历;本书讲述的则是他12至18岁的生活经历。

第一章



出

逃

1970年的冬天，在加州达里城——我孤身一人。黑暗中，我既饿又冷。在通向车库的阶梯的底层，我坐在自己的手背上；脑袋向后倾斜着，双手早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知觉，脖颈和肩膀上的肌肉也开始颤动。然而，这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我早已经学会了忘记疼痛。

我是妈妈的囚徒。

我9岁了，一直像这样生活了好几年。天天如此。早晨，一从那张破旧的带有扶手的行军床上爬起来，我便开始干家务活儿。如果够幸运，我可以吃到一点儿兄弟们吃剩下的麦片粥作为早餐。然后，我奔向学校，在那里偷些吃的再返回“那座房屋”。一到“那座房屋”我便强迫自己在盥洗池里呕吐，以此来证明我并没有犯下偷窃食物的罪过。

我需要承受妈妈的打骂，或者跟她玩一玩她的某

一个“游戏”，还有干下午的家务活儿，然后就是坐在通向车库的阶梯的底层，一直等到她喊我去完成晚间的家务活儿。接着，如果我按时完成了所有的家务活儿，如果我没有犯下任何“罪过”，我便可以得到一口吃的。

只有当妈妈允许我回到那张床上睡觉时，我白天的日子才算结束。为了留住身体所有的热量，我努力蜷缩着身子。我生活当中的惟一快乐就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那是我能逃避我的生活的仅有时刻。我喜欢做梦。

周末的情况更糟。学校不上课就意味着没有食物，意味着我得在“那座房屋”里待更多的时间。我所能做的便是尝试着想像自己从“那座房屋”逃离——逃到某个地方，逃到任何地方。这几年来，我始终是这个“家庭”的放逐者。我所有的记忆都是惹麻烦和“应得”的惩罚。起初，我以为自己是个坏孩子。后来，我想妈妈可能是病了，因为只有当我的兄弟们不在身边以及爸爸出门上班时，她的行为才变得异常。但是不管怎样，我始终明白我同妈妈之间有一种秘密的关系。而且我也意识到，由于某种原因我成了妈妈发泄无名愤怒和变态乐趣的惟一对象。

我没有家，我不是任何家庭中的一员。我深知自己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得不到任何的关爱和在意，甚至

不会被当做一个来看待。我是一个被称作“它”的孩子。

我的内心完全是孤独的。

楼上的战争又开始了。现在是下午4点多钟，我知道爸爸和妈妈一定都已经喝得烂醉。叫喊声传了过来，先是辱骂，然后是诅咒。我一秒一秒地算计着时间，等待他们争吵的话题转到我身上来——每次都是这样。妈妈的声音抓住了我的注意力。“你是什么意思？”她朝爸爸斯蒂芬尖叫道，“你认为我待这个家伙不好？是吗？”她的声音这时突然变得冰冷。我能够想像到她一根手指指着爸爸的脸的情景，“你……给……我……听着。你……对他没有发言权。如果你认为我待他不好……那么……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生活。”

我能想像出爸爸的样子——旋转着杯中的酒，弄得里面的冰块丁当作响——毕竟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试着帮我说几句公道话。“冷静一下，”他开始说话了，“我所想说的就是……啊……没有孩子应该像那样生活。我的上帝，罗尔娃，你对待……狗……也比对待那个男孩好。”

争吵在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中达到高潮。妈妈砰的一声将酒杯摔在了橱柜上。爸爸已经越过了界限，还没有谁对妈妈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过。我明白我将

要为妈妈的愤怒付出代价了，她一定会命令我上楼去，这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我时刻准备着。我缓缓向外移动着屁股底下的双手，但是不敢移得太远——因为我知道妈妈随时会过来检查的。没有她的允许，我绝不能轻易动弹一下肌肉。

我在内心里感觉自己是这样的渺小。我仅仅希望自己能够以某种方式……

没有任何事先警告，妈妈便打开了通向楼下车库的阶梯的门。“你！”她吼叫道，“给我滚上来，蠢货！快！”我飞也似的冲到了楼上。得到她的许可后，我怯怯地推开门，默默走到她跟前，等待着“游戏”的开始。

这是一场行为举止的游戏，我必须准确地站在她面前3英尺^①的地方，双手紧贴在身体的两侧，脑袋以45°角向前倾着，眼睛则牢牢盯着她的双脚。当听到她的第一声命令时，我必须抬起头将视线停留在她眼睛以下胸部以上的部位。听到她的第二声命令时，我得看着她的眼睛，但是从来、从来不能说话、呼吸或者动弹一下肌肉，除非获得她的允许。自从我7岁起，妈妈就和我一直玩着这种游戏，所以今天不过是我作为非生命的存在的又一次例行公事。

突然，妈妈伸出手来，抓住我的右耳。我本能地往

① 1英尺=0.3048米。

后一缩。因为这一动，妈妈用另一只手结结实实地给了我一个耳光。只见她的手模糊一闪，挥起来打在我的脸上。因为没戴眼镜，这一动作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今天不上学，所以妈妈不让我戴眼镜。她的这一掌重击令我的脸火烧火燎般地疼痛。“谁让你动的？”妈妈鄙夷地说。我尽力睁着眼睛，凝视着地毯上的一处污渍。在又一次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拽到门外之前，妈妈冷冷地观察着我的动静。

“抬起头来！”她叫喊道，“看着我！”其实我并没有听她的，而是从眼角偷觑着爸爸。他又吞下了一口酒，他曾经坚挺的肩膀现在已经下垂。旧金山消防队员的工作、多年的酗酒以及他同妈妈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他付出了不少来自身心的代价。爸爸曾经是我心目中的超级英雄，他因抢救失火建筑中的儿童而闻名，但现在却是一个被打败的人。在妈妈再次发话之前，他又吞下了一口杯中物。“你爸爸认为我待你不好。啊，是吗？是吗？”

因为一时不敢确定是否应该回答她，我的嘴唇开始哆嗦。妈妈一定知道她待我怎样，可能她特别喜欢跟我这样玩“游戏”。但不管怎样，我是逃不过这一关了。我感到自己像个要被压扁的虫子。我张开发干的嘴巴，一层黏膜粘在我的双唇之间。我开始结巴起来。

没等我能够说出话来，妈妈便又揪住了我的右耳。我的耳朵像是在被火烧烤一样。“闭上你的嘴！没人叫你讲话！谁叫你讲话了？啊，谁叫你讲话了？”妈妈咆哮着。

我的目光开始寻找爸爸。几秒钟后，他一定明白了我的需要，总算开口了：“罗尔娃，不应该那样对待这个男孩。”

妈妈又一次猛拽了一下我的耳朵，我的身体跟着又一次绷紧，然而这次她保持住了这种姿势，致使我不得不踮脚站着。妈妈的脸变得黑红，“那你认为我待他不好了？我……”她用食指指着爸爸的胸脯，继续道，“我不需要这样，斯蒂芬，如果你认为我待他不好……那么，他只要滚出我的家就可以了！”

我尽力伸长我的腿，试图站得高一点儿，并且开始收紧上身，以便妈妈抽打我时我能有所准备。突然，她松掉了我的耳朵，打开了房门。“滚！”她尖声叫道，“滚出我的屋子！我不喜欢你！我不想要你！我从来就不爱你！给我从这儿滚到地狱里去！”

我僵住了，不明白这一次的游戏是怎么回事。我绞尽脑汁猜测着妈妈真正的意图。为了生存，我不得不事事想在前面。爸爸来到了我的面前。“不！”他喊道，“够了，到此为止吧，罗尔娃，一切到此为止吧。就放这男孩一马吧。”